

最好的女子， 总是被辜负

胡可哉

著

于凤至传

她是张学良的原配妻子，
曾经风光无限的东北第一夫人。
风烟散尽后的她砥砺前行，
最终谱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。

最好的女子， 总是被辜负

于凤至传

胡可哉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最好的女子, 总是被辜负: 于凤至传 / 胡可哉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7. 4
ISBN 978-7-5143-5577-2

I. ①最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于凤至 (1897-1990) —传记
IV. ① K828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5703 号

最好的女子, 总是被辜负: 于凤至传

作 者 胡可哉
责任编辑 袁子茵 邸中兴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6.375
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577-2
定 价 36.8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最好的女子，总是被辜负
——于凤至传

目 录
CONTENTS

序 言

以我之痴心，换你之无忧 / 001

第一章

前因 - 凤凰于飞，始于彩云深处 / 005

父辈们缔造的传奇 / 006

第二章

与君初相识，犹如故人归 / 010

被约定之前的人生 / 014

各自走向彼此的未来 / 018

出落 - 时光雕琢的小小少女 / 025

有平民思想的大小姐 / 026

年少初知愁，却把青梅嗅 / 031

诗话小镇里悄然生长 / 036

她的模样 / 042

第三章

携手 - 陪你看细水长流 / 049

掀开一抹动人的石榴红 / 050

凤自远方来 / 056

素手烹汤，红袖添香 / 061

唯愿此生天长地久 / 067

第四章

贤名 - 唯一能劝张作霖的人 / 073

不惊不惧，担起俗务 / 074

时光不会忘记 / 080

美满里的一缕跫音 / 086

独自咽下那寸忧伤 / 091

第五章

隐忍 - 莫失莫忘, 前尘今日 / 097

权势滔天背后的伤痛 / 098

三人行, 三人伤 / 103

铁马冰河碎梦来 / 109

相安无事, 相依为命 / 114

第六章

坚贞 - 枕畔泪, 梦中人 / 121

随你奔波千里风烟 / 122

病如山来, 初心依旧 / 127

我本柔弱, 为妻则强 / 133

她永远是不可取代 / 137

第七章

海阔 - 编织独属的慷慨之歌 / 145

走进奇迹殿堂, 谱写传奇人生 / 146

锻造别样人生 / 150

守护自己的世界 / 157

一念成佛 / 163

第八章

归途—奏响的惊世乐章 / 169

穿透时光的痕迹，心如简素 / 170

岁月无情，人心有意 / 176

投资房地产，坐拥亿万豪宅 / 182

思君朝与暮，相别旦夕间 / 187

后 记

珍重，再见 / 193

以我之痴心，换你之无忧

姹紫嫣红，繁花遍开，柔烟水月，庭院葳蕤，听一曲莺啼婉转，思当年美人如星河流淌。世人说，英杰出在太平年间，枭雄生于乱世烽火。乱世里，奔走于天下的，又何止是枭雄英豪。

也有素手裂红衫。

也有红袖执刀枪。

也有凤凰翱翔于彼岸。

我们的故事里，这只凤凰是唯一主角。她的名字前有许多种前缀：民国股神；理财高手；贤妻良母……最为人记得的是，张学良的原配妻子。是的，她是于凤至，是张学良的结发妻子，是化腐朽为金融的传奇，是四个孩子心里温柔的母亲。她有那么多光辉耀目的前缀，却很少有人记得，她就是她，她只是她。

然而，时至今日，谁还要靠着谁扬名天下，谁还要靠着谁流芳百世，谁还要靠着谁成为单薄渺然的附庸？于凤至，这个名字，不需要以谁为凭仗。她固然是三从四德下教养出来的姑娘，却也是自

有柔心傲骨的女子。不过是造化，是命运，翻云覆雨，才教一腔痴心耽误了她，亦成全了她。

想来那是孽，也是缘。

于凤至的父亲于文斗，是东三省响当当的人物，家财万贯，结交甚广，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江湖草莽，无一不吃得开。生于如此家庭，于凤至自幼耳濡目染的是生财之道，过眼入心的是喜笑送迎。倘若不是那个时代，倘若是生为男儿身，于文斗想必对她怀有更高的期待。

她传统的父亲没有突破祖宗定下的规矩和内心的偏见。他严厉并且教导长女所有旧世里女子应该遵守的三纲五常，教她做一个贤妻，教她顺从温柔和善，教她应该恪守本分为丈夫和家庭奉献所有。在于凤至十三岁时，他给她订了婚事，对方比她小四岁，家世显赫，不是世代积累出的清贵，眼见着也有更光明的未来。

那时的于凤至，没有选择。她听从了父母之命，嫁入将门，做一个贤德又恩威并施的大少奶奶，人面上四通八达，内务上水泄不通，做一个合格并且优秀的女主人。她在和顺坚贞里度过了前半生，直至命运急转而下。

当她离开那座威名赫赫的帅府，当她告别丈夫和故国，当她踏上那片陌生而新生的土地，真正属于她自己的时代终于含羞带怯而来，缓缓揭下雪色面纱。这一生，仿佛是遍地荒芜后沁入第一缕春风，也仿佛是城池在摧枯拉朽后绽开的第一朵碧蝉花，她的传奇在不动声色里静静绵延。

而此时，她曾杀伐决断的丈夫被囚禁于小小斗室，他身边有依

附牵绊的清秀藤蔓，属于他的意气风发已经成了泡影。亦是此时，用尽所有，护他安好无忧，成了于凤至至高无上的信念。为此，她书写了奇迹：学英语，学金融，学股票，她要在遥远的彼岸为所爱的人，留下最后的栖息地，免终有一日他颠沛流离，免有朝一日他重获自由后无处可去，免他惶然凄楚里自怨自艾。

渐渐地，这只来自神秘东方的凤凰，在金发碧眼的异国展开了流光溢彩的羽翼。曾经，她是他的；现在，她是自己的。唯一不变的是，她始终不曾动摇的愿——以她之痴心，换他之无忧。纵使千山万水相隔，纵使此生参商朝升日落不得相见，纵使在所谓的法律上，她再也不是他的妻。

山河渐远，水色若无，多年后，有人翻开洁白纸张，写下她的第一行，恍然间，才发现，其实她并未远去。涅槃，重生，独立，拥抱自我，这些逐渐苏醒的字词，已宛如经年留香，不绝于缕，生而璀璨，故而遗世。

目光里，人世浮沉，爱恨陡然，摇晃着深刻或轻浮的念想，化为尘埃或者入木三分。究竟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？真真假假，如同难以分辨的孰是孰非，不过是一念之间，从心而已，最后留在心底的，也只得一句，浮生如梦。可当时挣扎、执念、纠缠、念念不忘，都不曾随时间淡去，依稀还是旧年月。

第一章

前因 - 凤凰于飞，
始于彩云深处

父辈们缔造的传奇

烟火升起川流不息的生气，古老的黑土淳朴而辽阔，尽头是岚雾缭绕的神秘白山。一支笔，一书纸，描摹不出这片土地的沉默宽厚，描绘不出这片山水的隐忍哀伤。不过是穿透时光的苍茫，点染一张金色的鳞片，管中窥豹，触碰那里蕴藉的深厚目光。

跟随这深厚目光，涉过重叠的河流，追逐一场忧伤而盛大的梦境。梦的源头，是一艘寻常模样的船：游人，商客，船夫，共同跌宕在平凡的潮起潮落里，从开始驶往结尾。在这些人中，有于家的先祖。

那还是咸丰年间，皇帝给原籍山东的于家先祖下了一道“招垦令”，命他们前往辽东负责农业开发事宜。自此，于家一脉离开故土，在陌生的土地上繁衍生息。他们从烟台登船，自辽宁营口离船上岸，沿内河直至吉林省梨树县，于是，他们的故事和人生，模糊的面目，渐渐清晰。

东北，当真是实打实的好土地：不管撒下去怎样的种子，到收获的季节，总会还你丰厚回馈。于家人血脉里，流淌着山东人的朴实勤劳，他们格外殷勤地伺候着这些黑土，汗与血渗入绿芽深处的脉络，闪出一缕无影的光——东北的黑土，也格外厚待他们。

他们渐渐阔了起来。乡人们路上遇见了，也都恭恭敬敬地喊一声：于老爷。如果不是道光年间的那场洪灾，或许于家人会一直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。洪灾之后，于家放弃了河西庄园，改而搬迁到河东岸的怀德县南崴子乡大泉眼村。后来，又搬至郑家屯。到了于文斗这一代，已经是于家在东北延续的第三代。

山东口音已经淡薄得寻不到踪迹，他们口里说的是鼻音浓厚的东北话，抽的也是东北的大烟叶子，融合在于家人身上，不算是漫长的过程，自然而然，就成为了这片土地所孕育的一分子。第三代的顶梁柱人物于文斗，自幼聪慧，将祖辈们积累的家业，发展出更为浩大的声势。他在大泉眼村新起宅院，一口气建了六十多间宅子，用来聚居越来越多的于氏族人和下人奴仆。

这座三进四合院里，设置了粮仓、浴池还有学堂。这里面住着的，大多数是女眷。女主内，男主外。男人们常年不在大宅里，外头还有许多事业，等着他们去发展。早在同治年间，于家就创办了“丰聚当”钱庄，生意做得很大：粮栈、油坊、酒坊、皮毛行、布庄、茶庄、铁木社、杂货铺、食盐、木材、土地等都有所涉及。后来，于文斗将“丰聚当”改成“丰聚长”，生意更加兴旺。

于文斗其人，很有商业头脑，钱财在他手中被调遣得恰如其分，

别人是被钱玩弄，而他得心应手，玩弄金钱于股掌。他给当地三个满族贵族出身的大户放了大额钱财，最后，三个破落贵族无法还钱，只好把祖上传下来的科尔沁大片土地抵给于文斗。于家的土地，已不计其数。当时就有人说，骑着一匹马，从天亮慢慢走到天黑，开始是于家的地盘，下马一问，还是于家的土地。

可见是家大业大，富甲一方，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大地主。

除了土地之外，于家还有郑家屯的丰聚长商号、营口的庆泰祥钱庄、奉天富裕祥总钱庄、锦州富裕祥钱庄分号等。如此一来，或许于家没有渊源深厚的清贵传承，但财力雄厚，显然是东北的新贵家族了。

但就算是如此春风得意，于文斗心里也有缺憾——于家不曾出过为官者。祖上是有过一任大员，还颇受皇恩。然而那是古早的事情了，何况东北这一支于家人，都未曾考进一位举人，一位进士。自古官商关系不言而喻，这不能不是于文斗的心头巨石，为此，他设学堂，请先生，培养族中子弟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，族中能够走出一位足以荫蔽族人的后人。

只是，这并非一朝一夕，一蹴而就。

中国人深信：多一个朋友，多一条路。因此，于文斗广结朋友，达官草寇，书生浪客，行商侠士，都是他的朋友。在这些朋友中，他和张作霖最为相投。不仅因为性情，也因为他们之间有段过命的交情。

张作霖其人，后世众说纷纭，有人说他卖国，也有人说他爱国，有人说他迂腐，有人说他通明……无法否认的是，张作霖是个聪明

人，时势造英雄，乱世里也算是头一号的人物，固然有造化为之，却也算是顶尖的聪明。

于文斗与张作霖相逢于乱世，惺惺相惜，都是存了心来相交。你看他是家财万贯大地主，他看你是手握军权有前途。1908年，张作霖奉命到郑家屯剿匪，将司令部设在郑家屯的丰聚长粮栈，正是于家产业。两人自此相识。相谈甚欢之下，张作霖觉得于文斗这个人豪气仗义，于文斗觉得张作霖亦是铁铮铮一条汉子。倒颇有几分相见恨晚的意思。

后来，张作霖前去剿匪，将土匪赶出村落，因为行军疲惫而就地休息，没想到土匪杀了个回马枪，落入了陷阱，张作霖连忙派人向上司求救，却毫无回音，差点把命送断。就在两军对峙，相持不下时，忽然远处来了一队轻骑，走近一看，却是张作霖老相识吴俊升的人马。原来是于文斗见他迟迟不归，恳请吴俊升出兵相救，吴俊升也肯紧急调动人马，张作霖这才捡回了命。也因此，三人义结金兰，张作霖心里对于文斗也更加倚重。

或许，缘分就在那时，不经意不作理地悄然结下。二十四桥，明月清雪，西风吹落帽檐下细碎绒毛，结拜的陈年老香凛冽飘远去，歃血为盟的豪爽渐上各自心头，彼此都不自知，上一辈的相识，相知，相重，也埋下了下一辈若有若无的姻缘。

很多时候，兜兜转转，都逃不开一个“缘”字。于凤至与张学良的“缘”，自父辈始，自那个月满江湖夜始，从那些年纷纷扬扬的旧尘事里蜿蜒出细细红线，越过雪山，透过硝烟，掠过三月春，擦过杨花水，承接过滚烫誓约。

也算是，缘定三生。

与君初相识，犹如故人归

那该是个注定酝酿无数荒野故事的年代，穿梭，流离，爱恨，割袍断义，一诺千金，后世的目光纷至沓来，像是灼热的淘金者蜂拥至遍布矿藏的宽阔河脉——这是个能淘出好素材的时代，具备各种永不厌倦的古老因素。

于文斗和张作霖，也该是上好的璞玉，雕琢者却稀罕见。白居易说：商人重利轻别离。但作为东北一方大商的于文斗，却十分重情。丰聚长的伙计支支吾吾面露难色地来预支工钱，问清楚原因是家里遭了难，他大手一挥：尽管账上记去，谁家还能没个难处？父老乡亲们有个没法解决的事儿，也来找他，保管得个满意主意。镇上乡里，谁都念于家的大掌柜一声好，虽然做着生意，到处买卖土地，可人家生的是和气财，做的是良心账，公平实在，叫人不得不心服口服，敬他是条汉子。

于文斗之聪明而不失厚道，使他逐年里成为极得人心的富豪乡绅。如果不是机缘巧合，认识了刚从草寇从良为管带的张作霖，他的名字，或许不会频繁地出现在那段动荡岁月里，至多是地方史书